



52

小舟

周 仲 铮 著

周 仲 箴 著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CHOW CHUNG-CHENG
KLEINE SAMPAN

Verlag Sauerländer
Aarau und Frankfurt am Main

小 舟

周仲铮 著

郑开琪 于汎 译

•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)

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•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9印张 3插图 132千字
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,700册

书号：10355·173 定价：1.45元



作 者 像

作者简介

周仲铮女士是西德华裔作家、画家。青年时代就读于天津北洋女师和南开大学。后去法国，为中国第一个毕业于巴黎政治大学的女子，并获得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。战前在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任助教。1940年去德国。战后曾任西柏林华侨学校校长。现为西德作家协会会员，用德文写了六本书：《小舟》、《十年幸福》、《金花奴》、《树王》、《小采鱼》、《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》，其中以自传体小说《小舟》最为著名，曾为西德畅销书，并被译成英、法、意、荷四国文字发行。

五十年代初开始学画，入德国汉堡造型艺术大学学习，曾在西德、法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等国多次举办过画展。先后在科隆、巴黎、罗马等地获得金质奖和银质奖。自1978年以来，她三次回国探亲，并写下《天津十日行》等作品。她将她的近三百幅画赠送天津艺术博物馆。1982

年该馆为她举办了画展。她的名字列于数国的
《Who's Who》书中。

本书的十二幅木刻插图和封面画均为作者所作。

中译本序

郁 风

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在东方古老的中国，发生了五千年所没有的大变化，特别是思想的变化所引起的矛盾冲突，深入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的内心感情。今天的年青人都会从历史课本、革命文献和文学作品中，牢牢地记住那个五四运动，但是他们已经很难象前辈人那样体会那个时代的矛盾冲突中的感情。

这本《小舟》就是一位过来人以她少年时期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小说，那是在她远离祖国三十年之后用德文写成的。然而奇怪的是作者记忆力之好，它显得那么清楚，一笔一画，色彩斑斓，就象是写昨天发生的事。可以想象，《小舟》在德国的畅销和迅速被译成英、法、意、荷文本，不是偶然的。它使那里的读者从遥远的年代和遥远的西方，突然窥见中国的一个角落，一个大家庭中的小姑娘的一组特写镜头，包括她周围背景上的一切细节。她被拍摄得那样真切，自然，未

加矫饰。也许是女性的细腻赋予它这种特点，而妇女又恰恰是那个时代反封建的矛盾冲突的焦点之一。

周仲铮出生在安徽一个书香世家，祖父是曾被慈禧召见的总督，父辈各房已开始经营工商业。她的“家”虽在上海、天津的租界，住的是深宅大院花园洋楼，但封建世族大家庭的组织结构、生活规范、婚丧寿典的排场，仍保持着鲜明的历史痕迹。就单从这一点说，读者甚至可以从这一家族的雏形上溯到更大规模更遥远的大观园，从而更多地理解红楼梦中所描写的高官贵族的生活形态。当然，《小舟》不能和《红楼梦》相提并论，它的幅度和作者的着眼点是完全不同的。

《小舟》正如作者自己所作木刻插图的风格：单纯，却又韵味无穷；天真，却又充满伤逝的哀愁。主人公从一个养尊处优的少女到反抗封建束缚的斗士，既写了她的执着追求，也合情合理地写了她的软弱。站在对立面的母亲，既不可能超越在她心中是天经地义的伦理道德规范，便只有将天赋的母爱抑制，扼杀在冷酷的行为中，而忍受着内心惨痛的煎熬。两代人之间的悲剧在任何时代都存在，特别是在大的思想变革如五四

时代，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得更为尖锐、剧烈。随着时代的发展趋势，总会导致上一代人的让步或进步，作者真实地反映了自己的生活实践，也就符合了这个客观规律。

我认识周仲铮是在一九七八年她第一次回国的時候。当时她是作为画家来访问美协，我接待了她，并代表美协接受她赠送的自己的作品，这使她高兴得激动起来，因为她和她的丈夫西德汉学家克本先生，虽然不断捐赠图书给北京图书馆和天津南开大学，但是以她自己创作的画来表达她对祖国的热爱，这还是第一次。这之后我们经常通信，一九八二年五月我去巴黎，她特地从波恩赶到巴黎，参观了中国参加沙龙美展的165件作品。同年九月天津艺术博物馆为她捐赠的三百幅作品举办展览，她为此回国到天津，我也去参加了开幕式。近几年她写短文和诗，在西德各地演讲，宣扬中国文化，为中德友好做了许多工作。

她是一个有趣的人，从小由于爱笑而常受人指责。她初到北京时，用扬州口音的家乡话调皮地说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说完笑得象个孩子。读了她的《小舟》我便想，直到现在仍然是那个少女小周，显然保持了同样的鲜明性

格。她写作的语言风格有些特别，也许近乎现代派文学中的心理直观描写吧，似乎句句都出自未经考虑修饰的任性的思想，因而显得朴拙可爱。

我不知道怎样写“序”，这只能算与读者共同欣赏本书的读后感吧。

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六日

前 言

这是我在中国度过的童年时代和青少年时代的回忆。“小舟”是我的学名。为了获得这个名字，即为了能进学校，不得不在我和双亲之间进行一场斗争，不得不在传统的旧思想和进步的新思想之间引起一场冲突。

我双亲生于满清王朝，祖父曾任清廷总督。可是我在一九一九年“五四”运动影响下，在旧中国和新中国的转折时期，作为一个年轻的姑娘逃离了家庭。在《新民意报》和进步舆论的支持之下，我终于同双亲达成了协议，平安回家，并获准上学。本书的结尾是我在巴黎生活的开始，也是回国后又在传统的旧中国条件下新的痛苦的开始，关于这一点，我将在第二本书中叙述。

今天，这一切都已成过去。那些曾使我遭受痛苦的环境已不复存在。但愿这些往事只是一个时代的回忆；那个时代母女相互给予痛苦，而一方却在等待另一方的爱。

作者

目 录

中译本序.....郁风 1

前言..... 5

第一章 喇叭声中..... 1

第二章 奔向北方，奔向死亡.....24

第三章 德高望重的祖父.....41

第四章 小门.....47

第五章 蝉来歌唱.....63

第六章 太阳永远熄灭了.....75

第七章 通红的婚礼.....90

第八章 茉莉花依然飘香106

第九章 一针上，一针下124

第十章 发髻代替了辫子136

第十一章 妇女运动者180

第十二章 马蹄声202

第十三章 弹月琴的人221

第十四章 风中小舟241

中译本后记273

第 一 章

喇 叭 声 中

母亲，我觉得我身上有你一点什么，

我对你怎会不了解？

母亲，你把我看作你的一部分，

你怎能不将我热爱？

母亲，我经历了自身的痛苦才懂得，

你的痛苦深似海。

母亲，我破碎的心教育了我，

你的悲痛是多么巨大、永久。

母亲，要知道，我虽身在远方，

却依然活在你的心里。

母亲，我希望一旦归来，

你仍将我喜爱。

听母亲说“男要午，女要子”。我哥哥生于

一个冬日午时；我在四年后的一个夏夜降生。我们都适时来到人间。

听别人说，俗话讲，孩子不能生于外家。但我哥哥出生时，适逢母亲在扬州省亲；我出世时，母亲恰好在福建延平逗留，因我外公当时任延平道。我们又都不适时地来到人间。

我大约从小体格健壮，母亲说，我八个月已会走路。我的乳娘是位漂亮的福建妇女，我和我的一个姨表姐都吃她的奶。前几年，我曾遇到这位表姐。母亲说：“真不懂，同乳姐妹怎么一点也不像？你太好动，你表姐又太文静。”没满一岁，母亲带我到父亲做官的湖北武汉去。因乳娘不愿与我们同往，我只好断奶了。

中国小孩一落地便算一岁，过第一个生日时，便算两岁了。第一个生日要隆重庆祝。十岁生日时，要第二次隆重庆祝。过第一个生日时，孩子面前要放一只大盘子，里面摆着各式各样的东西：书、笔、剪子、尺、针线等物，让孩子去抓（叫抓周），然后根据孩子抓的东西推测孩子的将来。我过周岁生日时，一只手从盘里抓起一支笔，一只手抓起一根针。母亲由此得出结论说，我将来一定善于笔墨，善于女红。

当我竭力追忆遥远往事时，眼前总会浮现出

我家后院的一条小沟。当时，我还很小，总认为那条沟很深。保姆拉着我的手在沟边走，我很害怕。听保姆说，曾有个男人跳沟自杀了。我心里总怀着一种恐惧感。我还记得那大石板路上的脚步声——那清脆、利索的脚步声。不久我们便离开了那处住所。

我们迁进一处更为宽敞的住所，那里有许多庭院和大大小小的花园。记得有一天晚上，在一间颇为空旷的房间里，在一盏挂在天花板中央的大煤油灯的黯淡灯光照耀下，保姆用双手扶着我，我站在一张长桌上高兴得手舞足蹈。边上还站着另一个保姆，她也抱着一个小孩，那小孩却一动也不动。他是我弟弟，比我小一岁。两个保姆正在聊天。我突然吓得叫了起来，开始大声哭喊，至少我认为有一只小虫从天花板上掉进我的耳朵里。两个保姆在我耳里寻找，但什么也没有找到，她们就放心了；但我仍继续哭喊，第二天便病倒了。保姆对母亲说，我好象是受惊了，她准备晚上到那间我被虫子惊吓了的房间里去，招回我那被吓掉了的魂儿。她手捧一炷高香，³在房里四周边走边喊：“二小姐，回来吧！回家来吧！”第二天，我果然好了。从此我就怕虫子了。母亲却说：“要是连小虫子都怕，你还能做

什么呢？”

我绝大部分时间都和保姆在一起。她每日早晚为我穿脱衣服，照料我的冷暖；需要添置东西时，就去请示我母亲。她领我上下楼梯，穿房过院。我双亲住在另一处。保姆大都来自农村，常常给我讲一些童话故事和乡村轶闻趣事，但不敢多讲，因为母亲不愿自己孩子听得太多。我生病时，保姆便呆在我床边，她和我睡在同一房间里。她的确很疼我，我一天也离不开她。我只是每日清晨给我双亲请安，在吃午饭、晚饭和晚上才见到他们。我在自己房间里吃早点。双亲对我来说无疑是神圣的，我很怕他们，他们不时纠正我的话语、步态和行为举止。他们要按自己的规矩，即孔夫子的规矩来教育子女！可我生性直爽，想啥便说啥，有时随兴之所至，会又哭又笑，这是不许可的。一次吃午饭时，不知我说了一句什么蠢话，母亲对我严加训斥，我放声大哭。她不准我哭，我却哭个不停。于是，她叫我的保姆将我从饭厅带出去。我边哭边喊边跳地被领回自己的房间。保姆试图用各种方法安慰我，可我哭得更厉害了。保姆悄悄把饭菜端到我房间里来；尽管我饥肠辘辘，但仍不肯吃。被驱出饭厅，躲在自己房中偷偷地吃，这我决不干。我只

愿一件事，即母亲来；不管她愿不愿意原谅我，不管她想要说什么，只要她能来，能来就行！

可是，我如此热切盼望的母亲却没来。难道她再也不想知道我的情况？我为此非常难过。我是她的女儿，只要她说一句话便能使我满足。保姆一个劲儿地说好话，可我想重新获得母亲的心。每逢类似情况，我总非常悲哀。无论我如何想念母亲，她从来不来。难道我是个顽皮淘气的孩子？还是母亲铁石心肠？保姆不断叹息：“可怜的孩子！”我的心是如此悲伤，以至这第一次的失望在我心中扎下了根，使我终身难忘。我使母亲失望，其实我不愿如此；她使我失望，可她还不知情。

我虽准时出世，但排行欠佳。大哥五岁夭折，姐姐在二哥诞生两年后出生，两年后我才呱呱坠地。家里有了一男二女。我为什么要继姐姐之后来到人间？特别是一年后又添了个三弟，四年后添了个四弟，九年后添了个五弟，甚至十五年后又添了个六弟，可他一生下来便夭折了。我没有选择一个好的排行。母亲重男轻女，当我出世时，她曾希望养个儿子，我的降生使她大失所望。

我曾遭遇不幸：姐姐将我背在肩上，她滑了